

資治通鑑



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  
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  
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  
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  
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太  
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  
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  
令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  
主曰魯元太后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朝

高皇后

為軼侯武為壺關侯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  
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  
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  
南郡為呂國 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武都道山崩 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  
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  
章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  
薨 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秋星晝見 伊水  
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大爲昌平侯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類爲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右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其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爲恒山王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

高皇后

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 九月  
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初令戍卒歲更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十一月立  
肅王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亦入宿衛 匈奴寇  
狄道攻阿陽 行五分錢 宣平侯張敖卒賜謚曰魯  
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  
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

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大爲濟川王 呂類女爲將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

高皇后

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  
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  
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  
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  
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  
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  
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  
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三酒一人臣謹行法斬  
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哀朱虛侯劉氏爲益



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  
徃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  
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  
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  
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  
費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

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  
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  
之國除 遣隆慮侯周寵將兵擊南越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封通  
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  
攖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病  
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張  
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王又封  
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江  
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  
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

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  
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  
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  
食其為帝太傅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  
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  
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  
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  
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  
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  
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

高皇后

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  
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  
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  
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  
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  
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  
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  
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  
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  
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

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被齊還報此益  
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  
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  
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  
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  
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  
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  
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大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  
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

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  
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  
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大尉請梁王歸相國  
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大尉  
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  
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  
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  
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奮行御  
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  
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

尉大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  
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  
門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  
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  
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  
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  
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  
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  
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  
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



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  
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  
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  
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  
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  
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  
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  
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  
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  
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  
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